

与22位世界文学巨擘的对话

马尔克斯
略萨
君特·格拉斯
耶利内克
多丽丝·莱辛
奈保尔
罗伯-格里耶
萨特
波伏娃
有
大江健一朗
加藤周一
克利玛
昆德拉
杨绛
茨维塔耶娃
渡边纯一
汤姆·斯托帕克



文学峰景

陈众议等◇著 周晓莘◇编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马尔克斯
略萨
君特·格拉斯
耶利内克
多丽丝·莱辛
奈保尔
罗伯-格里耶
萨特
波伏娃
布罗茨基
戈迪默
奥兹
大江健三郎
加藤周一
克利玛
昆德拉
杨绛
茨维塔耶娃
渡边纯一
汤姆·斯托帕克

文学峰景

与22位世界文学巨擘的对话

陈众议等◇著 周晓苹◇编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峰景:与 22 位世界文学巨擘的对话/周晓萍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6

(世界文学第一线)

ISBN 978 - 7 - 5117 - 0349 - 1

I. ①文…

II. ①周…

III. ①文学家 - 访问记 - 世界

IV. ①K81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1432 号

文学峰景:与 22 位世界文学巨擘的对话

出 版 人 和 龔

策划编辑 蒙 木

责任编辑 高立志

编辑信箱 momofofo@sina.com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246(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世界文学第一线”（总序）

从荷马、莎士比亚到卡夫卡、马尔克斯，西方文学大师们已经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提高了几代中国读者的文化教养，也刺激了中国几代作家的鉴赏和创作。但这些汲取世界文学营养的人们有多少是从外语直接阅读的呢？我想，还是通过中译本来阅读的人居多。然而绝大多数读者却忽视了一个事实：每一位文学大师背后都站着一位默默的摆渡者，我们理解的契诃夫大致上是汝龙所传达给我们的契诃夫，福克纳是李文俊所传达给我们的福克纳。这个关系上，我们起码还可以想到罗念生与古希腊悲剧、季羨林与印度史诗、田德望与但丁、朱生豪与莎士比亚、钱春琦与歌德、李健吾与莫里哀、叶君健与安徒生、潘家洵与易卜生、草婴与托尔斯泰、傅雷与巴尔扎克、罗大冈与罗曼·罗兰、萧乾与乔伊斯、王道乾与杜拉斯……这个名单罗列下去将很长很长……

今天如果把这些世界文学名著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对比阅读，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差距，例如郭沫若与他所翻译的雪莱、惠特曼；穆旦与他翻译的普希金、艾略特；巴金与他着力译介的屠格涅夫的高度。翻译本身应该被视为一种对话、一种创作，周作人之于希腊神话，冯至之于里尔克，等等，研究、翻译和创作三者相得益彰。这些摆渡者，站在文学领域的最前线，高擎丹柯之火。因此作家王晓波在《我的师承》里给翻译家正名：“……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

因缘际会里，我们去年开始陆续走访很多老翻译家，一个新世界在打开——我们也不能不感触良多：这些真正做学问的人，不惟在文化上被严

重低估，在物质条件上，他们同样清贫，尽管他们的译品一印再印，泽被四海。听说我们将登门拜望的时候，这些善良又热情的前辈，没有忘记专门买糖果招待我们，往往在我们行将到达时，早已提前给我们晾好了茶水。有时不经意地，我们聊得忘记了时间，每逢午饭晚饭的时候，他们经常盛情邀请我们留下来吃顿便饭。傅惟慈先生几次来电话说：“不忙的时候，过来坐坐，不谈工作啊，就是我请你们吃点东西，聊聊生活。”他们年岁已长，但如此谦逊若谷，视我们这些后辈为学弟，为忘年交，让我感动不已。

我深深服膺柳鸣九先生的论断：“中国……一种特定的文化景观，盗火者景观、摆渡者景观，这一景观就像古丝绸道上的行者与驼队的景观，值得后人念想，值得后世留存。”^①

《世界文学第一线》就是努力把这个景观呈现给读者，让读者知道一些名著是如何引进中国的，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些作品，又用什么样的风格把经典带给中国读者，让他们谈谈他们自己对所译作品的理解，当然也给我们谈谈他们那一代走过的路，谈谈他们生活的启示，以及对读者的人生忠告。分辑分批，陆续地推出这套丛书，将成为我们的责任，既为了报答彼此交往的情谊，也为了亲爱的读者更好地理解现代文学之源，打开文学眼界。“一个文学作品要超过语言的界限，只有依赖翻译家所架设的桥梁。”^② 透过翻译家这些也许苦心孤诣，也许信马由缰的文字，我们可以更好地体味文学性，探讨什么是文学，探讨什么是经典，探讨经典与生活、与人生的意义。

丛书策划 蒙木

① 柳鸣九《盗火者文丛·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② 马悦然《马悦然：品味汉语的芬芳》，文载《人民论坛》，2006年第三期。

目录



- | | |
|-------------------------|-----------|
| 01. 和马尔克斯在一起 | 陈众议 / 1 |
| 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背后的神话 | 默 默 / 7 |
| 02. 永远不放弃写作 | 赵德明 / 12 |
| 略萨：梦想是情爱，不是诺贝尔奖 | 默 默 / 26 |
| 03. 约会昆德拉 | 余中先 / 31 |
| 躲在作品背后的昆德拉 | 高 兴 / 42 |
| 04. 在内心为自己打开通向幸福的路 | 高 兴 / 49 |
| 阅读克利玛 | 高 兴 / 54 |
| 05. 失望的理想主义者？ | 石海峻 / 58 |
| 奈保尔，英国文化的养子 | 陆建德 / 63 |
| 06. 小说不会灭亡 | 李庆庆 / 67 |
| 多丽丝·莱辛和她的作品 | 黄 梅 / 74 |
| 07. 汤姆·斯托帕访谈录 | 陆建德 / 79 |
| 汤姆·斯托帕的《乌托邦彼岸》 | 肖 萍 / 84 |
| 08. 与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一起的时候 | 柳鸣九 / 89 |
| 萨特的终身伴侣波伏瓦 | 吴岳添 / 98 |
| 09. “于格洛采地”上的“加尔文” | 柳鸣九 / 103 |
| 罗伯-葛利叶，著名的陌生人 | 吴岳添 / 11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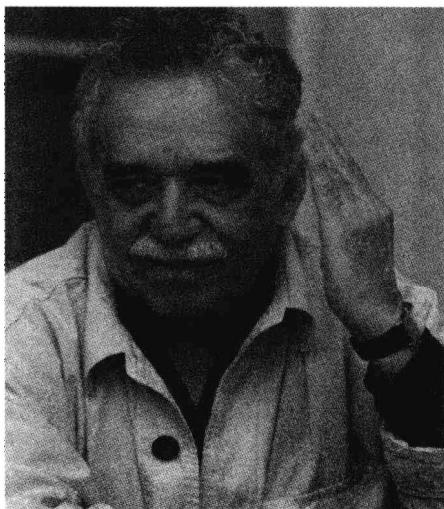
10. “铁皮鼓”还在敲 格拉斯的黑色传奇	蔡鸿君 / 119 胡其鼎 / 133
11. 耶利内克访谈录 耶利内克：特立独行的女中怪杰	安 娅 / 136 叶廷芳 / 145
12. 跨文化之间的对话——奥兹与莫言对话 以色列文坛之音	/ 151 钟志清 / 161
13. 我在自杀袭击中受过伤 《爱情生活》故事梗概	贺金喆 / 168 默 默 / 174
14. 听布罗茨基谈茨维塔耶娃 归宿威尼斯	陈方译 / 176 刘文飞 / 191
15. 学会在自己的时代生活 马卡宁的人生和创作道路	侯玮红 / 196 柳 霞 / 203
16. 我们天生就爱抱怨，没有办法 美狄娅，美狄亚——谈谈乌里茨卡娅	侯玮红 / 208 柳 霞 / 213
17. 杨绛先生谈堂吉诃德 杨绛感动西班牙	胡真才 / 217 胡真才 / 222
18. 走近纳丁·戈迪默 掠夺	李新峰 / 226 戈迪默 / 240
19. 大江健三郎访谈录 中日作家学者四人谈	许金龙 / 243 / 253
20. 日本杂种文化与现代化 艺术的创造与大众——21 世纪的课题	叶渭渠 / 259 加藤周一 / 264
21. 黑井千次和铁凝的对话 小偷的留言	/ 266 黑井千次 / 276
22. 男女小说永远不过时 《失乐园》的故事	刘 迪 / 278 胡 朗 / 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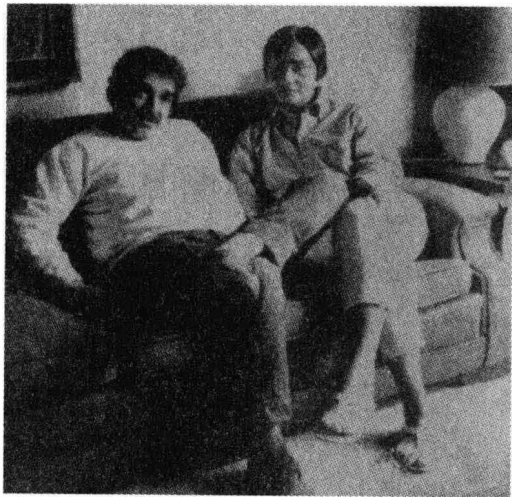
01 和马尔克斯在一起

陈众议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 ），哥伦比亚作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被誉为“经典活化石”。因其小说“以丰富的想象编织了一个现实与幻想交相辉映的世界，反映了一个大陆的生命与矛盾”，获得198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聂鲁达称赞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是“继《堂吉珂德》之后最伟大的西班牙语作品”。另有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和长篇回忆录第一部《活着为了讲述生活》等。





马尔克斯和妻子梅塞德斯在墨西哥寓所

1989年3月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62岁生辰。他的又一部小说——《迷宫中的将军》出版发行。拉美文学界、知识界的话题又一次回到了神奇的、穿瓜雅维拉^①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嗣后，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见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

4月中旬的一天，我因病在家，好友苏珊娜·古铁雷斯小姐打来电话，她热情邀请我参加她的生日晚会，并神秘地对我说，晚上将有意想不到的

事情发生，决不让我失望。她的话我并没有在意，只是因为礼节的关系，我按时赴约。没料到那意想不到的事情竟是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桌进餐。

我事先并不知道苏珊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干女儿。苏珊娜虽家住墨西哥城圣安赫尔的一个“富人小区”，而且是当红影星，却丝毫没有沾染上铺张奢侈的习气。晚会很简单，宾客也少，且都是苏珊娜的至亲好友，所以气氛和谐而又热烈。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笑容可掬，既没有得诺贝尔奖时的春风得意，宣布“罢写”时的激愤冲动，也没有忙人的匆匆行色和荧屏上的奕奕风采。而在我脑海里的形象曾一直是这后四者的交织。他不时地招呼苏珊娜斟酒倒茶，形同亲生父亲。

在许多人看来，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个高傲的人物，只同当今世界要人名流接触。他与教皇保罗二世过从甚密，又是密特朗总统的座上客，还是卡斯特罗的挚友。同时，在许多人眼里，他又是一个感情冲动、喜怒无常的人物。他曾因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古巴作家受到“迫害”而大骂卡斯特罗，但转眼他俩的友情却又“步步升级”；他还因为一些“区区小

① 加勒比的一种传统服装，有点像我们的绣花衬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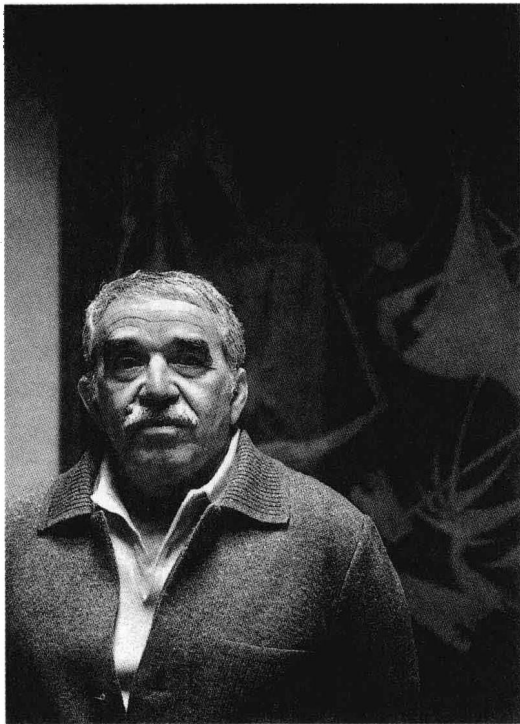


事”——用他本人的话说是巴尔加斯·略萨怀疑他与其妻即略萨的前妻胡利娅姨妈有染——同“患难之交”即巴尔加斯·略萨打得不可开交。他甚至为一两个“无关紧要”的词句的删改同多家出版社闹翻，留下许多令人费解的口舌是非和笔墨官司……有鉴于此，或许还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确是个大忙人，很难接近——他和他的妻子梅塞德斯曾不止一次地宣布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1983年以来，他们每年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邀请信在千份以上。加之身边的难违之约、难却之情，其忙碌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难怪有人断言，诺贝尔文学奖等于给本来已经声名过高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创作生命下达了死亡判决书，人们便不知不觉地对他产生了神秘感并最终不免把他塑造成一个“魔幻”人物。

然而，那晚他却是那么和蔼可亲。我想这可能是他作为常人、普通人的一面。他的音容笑貌使我想起了他说过的一句令人难忘的话：“做一个普通人是多么的幸福。”

不知为什么，我竟壮大了胆子，不再拘谨。我向女主人道了生日快乐，同她稍稍寒暄几句，就迫不及待地“粘”上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好在除了我，在座的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老朋友、老熟人，都亲昵地称他“加博”，大概不会太介意的。

我不揣冒昧，不等别人引见，便自我介绍一番。加西亚·马尔克斯意味深长地连说了几个“是吗？”于是我开始向他提问，我说：“中国读书界、文学界非常仰慕您。不知您是否有访华打算？”



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马尔克斯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啰，就像我一生中许多美好愿望一样，访问中国是我一直向往的事情。可惜我不会中文。这恐怕是我中国之行迟迟未能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您大可不必为语言问题担忧。中国不少人精通西语，他们都会愿意为您效劳的。”我想安慰他。

“噢，依赖翻译是很不愉快的，就像没牙的人需要别人替他咀嚼食物一样难受。”

他居然把语言障碍看得如此可怕，这可是我没有想到的。于是联想到国内同行翻译的《百年孤独》等，我不由得脱口问道：“您如何看待文学翻译？”

其实我很不情愿涉及翻译问题，甚至不住地提醒自己回避翻译二字。之所以如此，大概因为不知从哪里听说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我国有关方面多次翻译出版他的作品却不付分文稿酬而颇有些耿耿于怀。故而话虽出口，却懊悔得很。不料，加西亚·马尔克斯却说：“翻译得好是奇迹；翻译得不好是常事，是毁灭。”

“《百年孤独》英译本当属前者啰？”我之所以这样问不仅因为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精通英语，可作比较，而且还因为他曾声称拉巴萨^①英译本——其实是他与拉巴萨合译的——超过了原作。“记得您说过原作有26个不尽您意的地方。它们在英译本中得到了弥补？”

“英译本的确不错。但愿中译本不是后者^②，”他诙谐地笑着说。“不过

① 《百年孤独》英译本的译者，翻译过大量拉美文学作品。

② 指毁灭。

我说英译本好，倒并不是说它对原文作了什么修正，恰恰相反，它非常忠于原作，我是指译文优美程度。您知道，西班牙文是一种既丰富又烦琐的典型的巴洛克语言，而英语却相对要练达得多。把西语文学翻译成英文是一件极费劲的事情。当然这话适用于所有翻译。”

我总觉得我的问题有些过于严肃、过于一本正经，因此环顾左右，见旁无女士，就笑着说：“听说英文版《百年孤独》出版不久，就有女读者从纽约寄来裸体照片求爱。”

他豪放地大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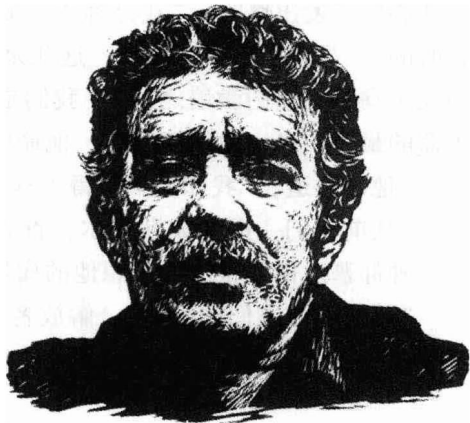
.....

毕竟是初次相见又囿于旁人不断插话打岔，我不得不抓紧时间，迅速把话题引到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上来。我问他：“您选择题材的标准是什么？”我意识到问题提得既突然又不够清楚，便解释说：“有人为了迎合读者的兴趣，确切地说是某一层次读者的兴趣，也有人出于别的目的而选择其所要创作的素材题材。您选择题材的标准是什么呢？”

“难说有什么标准。要说有，那也只会是一种激情，一种创作冲动。我选择题材投入创作，从不考虑创作之外的事情。也就是说，什么最使我激动，我就写什么，竭尽全力去写。”

我很快把话题引到热门的《迷宫中的将军》，问道：“您的近作是否意味着您已经告别您的‘南方世界’，告别以前的您，从而领导拉美文坛历史题材小说这一新的潮流？”

“首先，玻利瓦尔仍是我们这个‘南方世界’的一员，而且是举足轻重的一员。当然，他也已成为历史，是拉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侃侃而谈。“其次，历史题材小说并非新闻，它一直有人在写。我们的老祖宗——当然这里指的是伊比利亚那一部分——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就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小说，只不过它赋予了历史题材以时代意识，使之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现在和今后也还会不断



马尔克斯素描

有人写，因为历史和现实是不能分割的，就像河源与河流之不可分割。我写玻利瓦尔不是为了赶时髦，绝对不是，何况，我已说过，写历史题材并非时髦；也不是因为要告别过去的我。我敢说拉美许多作家愿意写玻利瓦尔，就像许多人想写哥伦布或皮萨罗^①一样。而且确实有许多人写过。阿尔瓦罗·穆蒂斯^②便是其中一个，还有阿尔图罗·乌斯拉尔·彼特里^③，等等，等等。这次我吃惊地发现，关于‘解放者’的著作和材料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因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将其余的一切搁置脑后，全力阅读这些东西。然而，到我的作品出版前一天，还有人从法国发来电传，提供有关玻利瓦尔的原始资料。就人物的资料来源及作品的创作过程，我已如实向报界作了交待。”

“我拜读了，”我说。“很详细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若有所思地停顿下来。我突然意识到他虽然精神饱满，但却同10年前黑绵羊版《百年孤独》封底上的他已判若两人。那时的他还满头青丝，而今的他却已白发苍苍。

“那么请您提示我，《迷宫中的将军》同您以前的作品有哪些内在联系？”我接着问。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它们具有同样的主题：孤独。”

我恍然大悟。撇开他的非凡经历、他的冒险生涯，玻利瓦尔的晚年不正是可以用孤独二字概而括之的吗？刚刚独立的南美大地危机四伏、战事频仍，义军内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玻利瓦尔众叛亲离，精神崩溃，不禁从心底里发出慨叹：“我已经不是我。”“我没有朋友，假如有，那也是暂时的。”“这儿什么也没有，这儿是小人的世界。”——令人追忆当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激愤之词：“我们是由世界的渣滓汇集而成的。”——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终于明白，他命中注定要在孤独的边宫中老死：“‘见鬼’，他叹息道，‘我如何摆脱得了这个迷宫！’”

“从前人们一提到玻利瓦尔，首先想到的总是他的丰功伟绩，总是带着一种仰慕之情，很少再去想他的痛苦与不幸。”我说。

“是啊，在人们的眼里，‘解放者’是神。无论是玻利维亚这个以玻利瓦尔的姓氏命名的国家，还是哥伦比亚、委内瑞拉或任何一个别的南美国

① 皮萨罗（1475—1541），西班牙殖民者，曾率部征服印加帝国。

② 阿尔瓦罗·穆蒂斯，哥伦比亚作家。

③ 阿尔图罗·乌斯拉尔·彼特里，委内瑞拉作家。

家都设有玻利瓦尔纪念馆。有的与其说是纪念馆，还不如说是神庙。人们对‘解放者’顶礼膜拜。”

“而您的《迷宫中的将军》恰恰又把他从神降到了人，写了他的孤独，他的内心世界以及他的个性弱点和晚年的痛苦、不幸……不久前，报界透露您将在每年的3月6日出版一部新作。此事属实？”我接着又问。

“属实。”

“孤独还将是它们的主题？”

“孤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加西亚·马尔克斯话音刚落，早就站在一旁的苏珊娜忍不住打断我说：“你别贪得无厌却亏待了肚子。”我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即兴采访便只好这样悻悻结束。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却至今留在我的脑海。尤其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墨西哥居住时间长达30年之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竟还是一口加勒比“方言”，语气语调，一仍其旧。

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背后的神话

默默

2006年初，很少见媒体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破例在其墨西哥家中接受了西班牙巴塞罗那《先锋报》记者的采访。这位年近八旬的魔幻现实主义大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表示，他已经封笔——至少暂时封笔。

马尔克斯承认，2005年是他首次连一行字都没有写的一年。“我曾每天从上午9点工作到下午3点，从不间断，我常说那能保持我的胳膊暖和，可现在……真的很不乐观。”他甚至说：“我在写作上没啥前景。”这和他20多年前“除了写作，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使我更加喜爱”的表白，是何等鲜明的对比！

童年记忆成就《百年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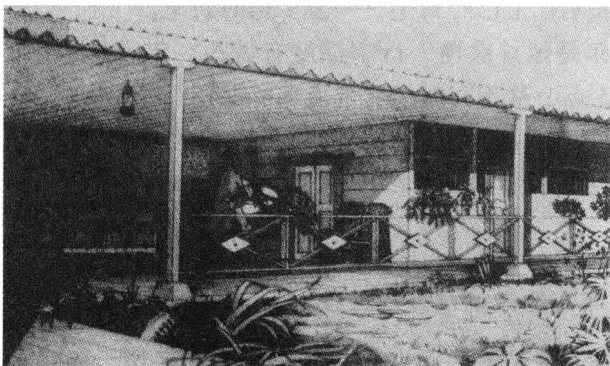
马尔克斯说：“活着为了讲述生活，生活并非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他的记忆。”而远逝的童年正是他记忆的天堂。



童年马尔克斯



少年马尔克斯



外祖父家

1927年3月6日，马尔克斯出生在哥伦比亚小镇阿拉卡塔卡的外祖父家里。身为上校的外祖父参加并指挥过著名的“千日战争”，退役回到故乡后，他除了没完没了地追忆往事，就是等待那笔有人许诺过的养老金直至望眼欲穿，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便源出于此。外祖母则酷爱占卜算命，一个妹妹整天啃吃泥巴，还有许许多多彼此名字相同或得了痴呆症的亲戚……马尔克斯承认写作《百年孤独》的初衷，就是要为童年时代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文学归宿”。

年轻时曾是明星记者

马尔克斯从小就迷恋文学，后来虽然在父亲的强大压力下，很不情愿地念了大学的法学系，却中途辍学干起了新闻。

1950年初，23岁的马尔克斯来到哥伦比亚巴兰基亚市的《先驱报》当记者，负责一个名为“长颈鹿”的评论专栏，其杰出的才华使得他很快就像长颈鹿一样显眼。他甚至造成了编辑部多人旷工。原来，他常在办公室侃大山，但讲着讲着就喜欢出去买烟，并喝上几

口小酒，而编辑部的大多数人都跟着他出来了，惹得社长大吼大叫，扬言要将他开除。

由于薪水低廉，马尔克斯只能在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栖身。那是报社对面一个四角形、没有电梯的四层老楼，上半部分是妓院，

被唤作“摩天大楼”。可这样的地方不到后半夜是无法享用的，所以马尔克斯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办公室伏案写作，他深知自己不是天才，必须一分一秒地努力。他激情勃发，劲头十足，经常忘了时间，通宵达旦地写作。其间，马尔克斯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

1954年，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第二大报《观察家报》任职时，曾受总部派遣去乔科省采访。因为该报常驻该省记者发来电讯稿，说当地持续举行游行示威，反对中央政府撤销该省。可是，当马尔克斯到达后，却发现当地人根本没有游行示威。

可马尔克斯说，他花了两天时间才到达这里，不想空手而归，所以必须把游行组织起来，以便发出总编在报社翘首以待的新闻报道。结果，他居然说服省长组织了游行示威，而且照片和文章很快就在《观察家报》登了出来。由此可见他对现实超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马尔克斯后来还曾在古巴拉丁通讯社任职。前新华社驻古巴记者庞炳庵回忆道，他曾看见马尔克斯就在援建拉丁社的中国专家客厅的沙发上过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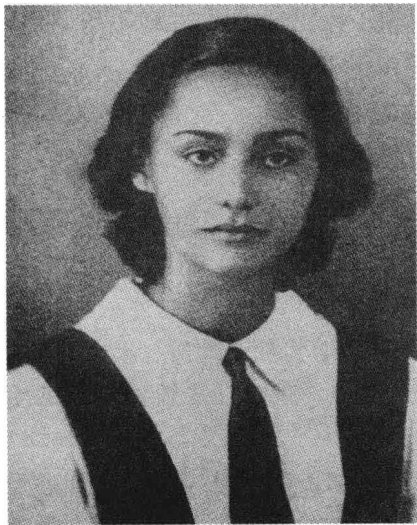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马尔克斯多次成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但他从不气馁。在他的背后，也始终站着默默支持他的妻子。

马尔克斯的妻子名叫梅塞德斯，是



当记者时的马尔克斯



梅塞德斯送给马尔克斯的第一张照片



《百年孤独》首版封面

一家药铺老板的女儿，两人初次邂逅时她年仅13岁，小学刚刚毕业。据马尔克斯描述，这位有着埃及血统的女孩有着“尼罗河蛇一般的娴静之美”。他当晚便要求女孩嫁给他。

年幼的女孩起初根本没怎么在意他，可马尔克斯却始终如一地坚信，她一定会嫁给自己。在经过13年的爱情长跑后，两人终于在1958年喜结良缘。

1965年，马尔克斯开始创作《百年孤独》。小说写了6个月，才写到一半，梅塞德斯手上的5000美元已经花光，他们只好当了汽车。

再后来没钱了，梅塞德斯也不再打扰丈夫，她当首饰，当电视机，当收音机，而给丈夫写作用的新闻纸却从未短缺过。

马尔克斯曾心怀感激地说：“她瞒着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承担起来了。要是没有她，我永远也写不成这本书。”

成功使他陷入真正的孤独

马尔克斯没有想到，自己的书会“像香肠一样被出售”。他“非常讨厌自己变成众目睽睽的对象”，然而却身不由己。他的名气实在太大了，每年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邀请信就在千封以上，其中近1/3是由欧美政府机构或著名学府发出的。

因此，当瑞典文学院将198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时，有人断言，马尔克斯的创作生命完了。马尔克斯自己也说：“荣誉几乎毁掉了我的生活，因为它破坏了我真实的感觉。”

1985年，马尔克斯发表了他获奖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9年出版了表现权力之孤独的《迷宫中的将军》；1994年出版了中篇小说《爱情和其他魔鬼》；1996年出版了长篇纪实作品《绑架轶事》。